

焦述 / 著

作家出版社

市长女婿

反思往事，东启聪后悔莫及，初恋爱情落下的是罪孽深仇，豪宅别墅带来的是无家可归，功名利禄争到的是铁窗禁锢，风月美色换得的是身败名裂。

焦述 / 著

市长女婿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市长女婿/焦述著. -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5063 - 5355 - 7

I. ①市… II. ①焦…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6838 号

市长女婿

作 者: 焦 述

责任编辑: 安 然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80 千

印张: 15.75

版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355 - 7

定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那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江北日报社党组下发一份红头文件，文件内容是任命东启聪同志为江北日报社驻江口市记者站站长，尽管记者站站长只是正科级，但是它的意义重大，在众多实力相当的年轻人中，从此东启聪算是“出线”了。坐上记者站站长这把交椅，就意味着他进入了升迁的轨道，虽然还只相当于行政级别中最底层的科级，但对东启聪来说，已很满足了。他知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道理，自己终于迈出了第一步。而且，在江北日报社派出的二十个记者站中，江口市记者站尤为重要和显眼。江口市是江北市的首府，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能坐镇这个中心，可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为下一步的发展开拓出广阔的空间，东启聪踌躇满志，以尚佳的竞技状态上任了。大约从这时候开始，东启聪不再做噩梦了，先前的痴情恋人媛媛，也不再“打扰”他了。

媛媛是他曾海誓山盟的初恋情人，就在她有了身孕准备结婚的时候，东启聪遇见了江口市常务副市长的女儿艾思思，为了从贫民走上官场，他选择了背叛，无情地用残忍的手段，将马上就要结婚的未婚妻抛弃，以致将她逼疯，最终当上了艾副市长的未婚女婿。

上任伊始，东启聪要做一次全方位的巡礼活动。巡礼的第一站是背头县。

汽车很快就来了，东启聪没有想到的是，接他的车是辆老北京吉普，随吉普车来的背头县宣传部姚干事见到东启聪就忙解释，实在不好意思，小轿车都从县委大院跑出去了，家中就剩两辆吉普，没办法，反正路途不算远，一个钟头就到了。东启聪忙说，没啥，没啥，坐啥车都是坐。说着就上了车，坐在后排，随他去的是踏出大学校门不到一年的小曹同志，小

曹拎着采访包，背着相机，坐到东启聪一侧，姚干事则坐在副驾驶位置，汽车很快上了国道，仅用五十分钟，就到了背头县。汽车直奔县委招待所，姚干事告诉他们，已在这里安排了房，东启聪看看手表，才十点半，就告诉姚干事，上午还有时间，能不能先与县领导接个头，沟通一下，下午到下边一些地方转转。东启聪虽然刚刚上任记者站站长，不过他已经在报社摸爬滚打三年了，懂得记者下去的潜规则，像这样没有目的“巡礼”式调研，是应该先接触一下当地党政部门领导的，听听他们的思路、想法。这几年在报社混，他才懂得，报社记者不是自己想去哪里转转，就去哪里转转，想采访谁就采访谁，记者应该听领导的指示。听了东启聪的意思，姚干事转身一路小跑，向隔壁的县委大院奔去。东启聪顺便从衣兜里拿出一盒当地产的香烟，抽上一支。一支烟刚刚抽完，姚干事就转回来了，他甚至怀疑，这人就进县委大院，看着姚干事有些不好意思的眼神，东启聪已觉察，事情不那么顺利。果然，姚干事说，县委书记和宣传部长都不在家，不好接待，县委办公室主任这会儿在，要不，先去他那看看。

东启聪知道，自己这次出访，若见不到当地的一把手，即县委书记，就达不到目的，只有吃透一把手的精神，才好开展工作。而且，许多意思是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也只有在与书记面对面的交流之中，才好察言观色，领悟“精神”，至于与下边的小人物接触，一点都不重要，也没啥意思。想到这里，他说：“下午呢？或晚上，或明天与书记见个面，都行。”只要与书记见了面，就好。不见面的时间，自己可以到县里一些有风景或名胜的地方转悠一下。听了东启聪的话，姚干事没有思索，更没有说去请示请示的话，就一口回绝：“不行，东站长，听他们说，一连几天都安排得很满，挤不出时间。”然后，他以带有少许冷漠的眼光看着东站长，与之前的姚干事相比，这目光在发生变化。东启聪很敏感，就顺水推舟地说：“那，好吧，见见主任，走吧。”

东启聪和小曹被姚干事带进主任办公室，他就离去了。主任大约有三十五六岁，人很精明，瘦削的面庞上的两只乌亮乌亮的眼睛，看人时有一种钻心的冲击感。他让两位客人坐在迎办公桌对面的长沙发上，沙发前边放着一张玻璃茶几，通讯员不失时机地倒上两杯茶水。

“辛苦了，东站长，是头一次到背头吧？”主任边说，眼睛的余光边扫视着办公桌上的一个什么文件，又用右手食指指着茶几的方位，“抽烟，抽烟。”东启聪看一眼那方位，果然有一盒江北区烟厂生产的“江北

香烟”。他没抽烟，只是端起茶水，轻轻抿了一口，说：“真是头次来背头，咱们江口市的六个县市，那五个我都去过，就是没来过背头。”

“是啊，要说背头这地方，距省会也就是咫尺之遥，可是——不行啊，东站长，这儿的人太实，发展不起来，没啥可以宣传的东西。”主任漫不经心地说，他的话似乎对新闻记者没多大兴趣。

“怎么会呢，江口市的人谁不知，咱背头县是省会的粮仓，副食品的生产基地嘛。”东启聪以为主任说这话是一种谦虚，所以，他故意点到背头的长处。这时，通讯员又进来了，为两个客人的杯子添满热水又退了出去。

“你没听说吗，东站长，咱江口市的六个县市是靠啥赚钱的，林阳靠工匠，日蜂靠和尚，邓阳靠车辆，平山靠开矿，固阳靠办厂，背头靠稻秧，你想想，如今种大米能赚多少钱，跟人家那五个县市没法比，如今这市场，数搞农业效益低，就是使劲吹，吹破天也吹不出个啥名堂，不像人家搞运输的，搞贸易的，就是弄个寺庙，有几个和尚念念经，挣的门票钱都比咱卖大米强，你信不？东站长，要不，咱县的霍书记就说，咱背头就靠实干，不搞花架子，也不找媒体……”

接下来主任说的啥，东启聪似乎都没听见，大概他已明白，背头这地方眼下还很封闭。又一回想，果然，在《江北日报》的各种版面上，很难发现有“背头县”三个字，也是因为这种原因，礼节性的见面很快结束了，当主任将东站长送至办公室门口时，突然从楼的另一侧传来一种刺耳的声音：

“霍书记，别送了，别送了，哈哈，后会有期……”不是说霍书记有事不在家吗？怎么又在家了。东启聪循声望去，只见两个又壮又高的汉子正四手紧握，做分别状。他转脸看办公室主任，这人的面色并不尴尬，且平淡如常。

东启聪是个有自尊心的人，他改变了计划，在背头县没有住下，下午三四点钟就奔往固阳市了。东启聪迅速地离开背头县，是在无意中发现了霍书记那一瞬间决定的。作为省报驻一个省城记者站站长，到下辖的县区，本应是贵宾光临，县里的主要领导人物出面接待是顺理成章的事，即使一时不便接待，也应推迟安排，即使不好安排，也应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怎能这样的不诚呢？不，不是不诚，东启聪想，是霍书记不太重视媒体，压根儿就不打算见他这个站长。东启聪觉得，自己以站长的身份刚出场，就叫人家弄个下马威，怪扫兴的，既然如此，还不如知趣地离开。按

照事先计划的线路，下一站是固阳市。固阳虽然叫市，但属县级市，这里的市长与背头的县长同一个级别，都是县处级。只是固阳市的市委孙书记高出县级半格，是副厅级，因为他除固阳市委书记的头衔之外，还戴了顶江口市委常委的帽子，这顶帽子含金量颇高，使他高出江口市所辖六县（市）六区正职一头。

固阳市在江口市西北方向，从背头县出发沿着国道正北行驶，仅四十五分钟就到达目的地了。固阳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让东启聪直接将汽车开进固阳宾馆，宣传部一名副部长就在宾馆大厅恭候。东启聪一进宾馆，副部长就走上前紧紧拉住了他的手，像是久别重逢的亲人，那般热情奔放，亲密无间，边拉着东启聪边往房间走，边告诉客人，说市委孙书记听说东站长一上任，就来固阳视察，真是十二分高兴，要亲自设晚宴欢迎东站长。东启聪听后，有点受宠若惊，就客气地说，孙书记是大忙人，光固阳市的事就够他累了，还时常参加江口市人大常委会，他能从百忙之中抽空接待，实在感动。副部长就说，要说孙书记是大忙人，这话一点不错，今儿个一天都在开市委常委会。

人与人就是不同，甚至大不相同，要拿固阳市的孙书记与背头县的霍书记相比，无论从哪方面说，他霍书记也比不上孙书记，可孙书记还这样平易近人，好接触沟通，他霍书记却跟自己摆谱耍花枪，竟然连面都不见，真他妈的不是个东西。待人接物往往是这样，两个人物（书记）连面都还没见，东启聪就给他们做好了鉴定评语。

晚宴自然热烈又富有激情，孙书记坐在贵宾厅正中位置，面孔对着雅间门口，他让东启聪坐在自己右侧，东启聪右侧坐着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再往下是宣传部副部长、新闻科科长、跟东站长一道来的小曹、固阳市报社社长、总编等，而紧邻孙书记左侧，坐的是固阳市委常委、春光镇委书记季发达。再往下坐的几位人物，职位都不大显赫，孙书记介绍罢，在东启聪心中就没了印象。晚宴确实十分隆重，东启聪原来只是想能见到市委书记就满足了，没有奢望书记专为接待自己这么个小站长而设盛宴，又有这么多贵人陪吃陪喝。孙书记的开场白，或说是祝酒辞并没什么新意，多是套话，不过，遇这场合，这种陈词老调还不能不絮叨，当孙书记的开场白刚过，与诸位举杯干下第一盅酒时，只见两个红光满面的人急匆匆地走至他身边，几乎是耳语的对书记说话，那内容还是被在座的人听见了：“孙书记，快去招呼招呼吧，他们都等着你哩……”孙书记听到这话，好似恍然大悟，道：“去……我这就去……”然后站起身，眼光对着

圆桌扫描一圈，之后落在东站长身上，“对不起，东站长，今天有两桌老干部、老领导，还有省公安厅莫处长带的一桌，我去去再来，来，第二杯酒我干了。冉部长，东站长就交给你了，哈哈……干。”酒干罢，孙书记就跟那两个人匆匆走进另外的包间，冉部长瞅着孙书记的背影消失以后，方开口道：“孙书记忙啊，东站长，你在上边不知道下边，”他把东启聪划到了上边，毕竟东启聪来自省城，对一个县级市来说，自然属上级领导了，尽管级别不如冉部长，“你都知道吧，东站长，他们说的那三桌客人，是孙书记不照面不行的，其中一桌是咱省人事厅的老副厅长，才退下来，人家在位时给咱固阳办过不少实事，如今退下了，来咱市玩玩散散心，能怠慢吗？另一桌是咱江口市政协白主席率领的，就更不敢怠慢了，如今政协，别看没啥权，可也冷淡不得啊！”这一点，东启聪也懂，他听政界人说，政协这些人物，虽然成不了啥事，可是要想坏谁的事，本事大啦。“还有公安厅那一桌，别看他们只是厅下边的一个处级部门，真弄起事来，呼风唤雨的本事都有。至于其他的十多桌，哪一桌客人都想见书记，能都见吗？身不由己呀……”

“今天晚间就有十多桌宴请？”东启聪问。

“哪天都这样，有时更多。”

听着宣传部长的话，东启聪心里慢慢热乎起来，他已经觉得，这个冉部长的话又实又真，不像有些干部，一张口就是一连串的官话，甚至假话。这是啥，这就是信任。冉部长是把东站长当自家人了，或者说自己人了。也是因为俩人都是做宣传工作的，在这个行当里，各人都有需要对方支持帮助的时候，说俗一点，各方都有对方利用的价值，人就是这种动物，几句话能让你的心冷若冰霜，几句话也能让你的心温馨热和。晚宴在冉部长的主持下，自然热烈起来，并很快进入相互敬酒程序，只见膀大腰圆的季发达早已站起，一手拎起酒瓶，另一手持酒盅，迈过孙书记的空位，来至东启聪座位跟前道，“来、来、来……东站长，我先敬你。”

“别、别、别……季老板，你先坐下。”冉部长也站了起来，转过东启聪的座位，将季发达按在了孙书记的座椅上，然后拍了拍东启聪的肩，东站长就将脸转过来，朝着部长射来的目光。“东站长，我忘了跟你介绍季大哥，这会儿补补课，叫他再敬酒不迟。”刚才还是季老板，怎么一下子变成季大哥？东启聪有些不解。部长说话了，“你一定知道，中国民国时期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可是你没听说过我们固阳如今有‘季任秦林’四大家族吧？”怎能不知道蒋宋孔陈呢？还是在初中历史课时，

老师就讲过他们，说四大家族如何如何有钱，他们四家的黄金就能堆成一座小山，至于这季任秦林，却使东启聪莫名其妙了。冉部长将正对着东启聪面庞的眼光提上来，环视一下四周，最后落在了季发达身上，“知道吧，季大哥是咱固阳市四大家族之首，是开放以来最早富起来的人，是咱江北省政府命名的第一批农民企业家，不仅是咱固阳市委常委，还是咱江北省人大常委啊，东站长。”冉部长将左右两手握成拳头、两个拳头都伸出大拇指，而后又将二拳并举，高过眉梢，再二拳相碰，且作上下摇晃状，使两个拇指颇为醒目显眼，在两个大拇指摇晃五六个来回后，冉部长又接着道：“你来咱固阳，算是来对了，你在固阳吃的第一餐，孙书记就出马招待，孙书记亲自出面不说，又有季发达大哥亲自作陪，东站长，这是啥，是缘分！季老板那乡镇如今是新闻热点，季大哥是新闻人物，甯往那里挖了，不管是他的乡镇，还是他本人，都蕴蓄着时下的热点话题，你直甯去了，保准错不了，东站长。”冉部长话说到此，方告一段落，就由所站的位置退到自己的坐椅，坐在东启聪的下侧。这时，季发达已将手中的酒盅斟满了酒，很诚意的对东启聪微笑道：“东站长，头次见面，谢谢你对咱固阳重视，我先喝三杯，敬你一杯，这是咱固阳的规矩，先喝为敬。”说过，不容分说，季发达连饮连倒，一鼓作气直下三盅。然后，他的面孔依然微笑着，这种微笑暖着东站长。这时冉部长又插话：“固阳的规矩，先喝为敬不假。可并不是主人喝三盅，客人喝一盅。是喝一敬一。这喝三敬一是季大哥一家的规矩……”大家跟着冉部长笑起来，异口同声说：“是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

主人的酒风这么好，客人能不喝吗？东启聪早已站起来，端起酒盅一饮而尽。这时，季发达欲退回自己的座位，笑哈哈地道：“谢谢，谢谢东站长。”可是，东站长并没有坐下的意思，持酒盅的右手伸至季发达面前，说：“倒酒，与你一样，三盅。”听到这话，季发达如获意外喜悦。大笑道：“痛快，痛快，东站长。”说着将伸来的酒盅斟满，东启聪又一连喝下两盅，方坐下。季发达亲切地拍着他的肩膀：“好——好，不知东站长是哪年生人？”东启聪爽朗的回答了季发达的问话。“噢，这样算东站长该是贤弟，贤弟。”其实，一见面季发达就看出来了，东启聪比他至少小五六岁。“当哥的不能叫兄弟吃亏，我再喝仨。”他边说边倒，一连又饮下三盅。对于喝酒，东启聪也不是新手了。自从进了报社，酒场虽然不算频繁，但是隔三差五还是有的，也许东启聪天生对酒精有抵御能力，至今他还不知道醉酒的滋味，所以遇上酒场，他并不怯场，今天喝的又是

江北市生产的上好白酒，多喝几盅又怎么样。看着季发达又饮下三盅，东启聪很豪爽地说：“我也再来三盅。”季发达毫不犹豫的为他斟酒，二人这样碰下去，又弄了一轮，每人各饮九盅先告结第一回合。接下来，季发达就顺着宣传部长、副部长、小曹、新闻科长这样的圆桌座次敬了一圈的酒，说是敬酒，实是碰酒，且是象征性的，许是因为他们之间太熟了，这种场合已成为家常便饭，就不像开始与东站长喝的那样认真，那样“敬业”，只是在与小曹共饮时，季发达与他都喝了三盅。接下来，进入了模式化的敬酒程序，按照圆桌顺时针座位顺序，再部长没等季发达坐稳就出击了，他敬了一圈之后，副部长又敬，接下来则是一一起立敬酒，一直又转到了东启聪这里。这时，这个刚上任的站长方觉得头重脚轻了。以往哪里喝过这么多酒，更没有遇过这等众多星捧月般的宠敬。他坐那位置就说明他是这桌宴席的首席客人，所以一桌的人都把他作为重点敬酒对象，咋着能叫他他把酒喝下，就咋说，自然高帽子戴得一顶又一顶的，直说得东站长心里甜滋滋的，酒也就一盅接一盅的装入肚子里了。尽管喝的确实多了，心里却惬意得很呢，且油然而生一种优越感，看到大家都敬过了酒，就意识到自己也该出场回敬回敬，只是觉得手脚已不大听使唤，说话也不如先前流利，不过，脑袋瓜子依然清清凉亮，一点也不糊涂。他站了起来，自己为自己斟满了酒盅，想，是应先敬季发达，还是先敬再部长？这种场合，这很重要，又想，先敬两人哪一位，似乎都不错，都有道理。还是再部长心明眼亮，思维敏捷，他没等东站长的身子往任何方向偏倚，就不失时机地道：“东站长，你还不知道吧，季大哥对咱固阳是有特殊贡献的啊。”这时，再部长将面庞转到新闻科长身上，似乎是指示什么，又像在提示什么地说，“大家都怎么称呼的？”机灵敏感的科长已心领神会了领导的意思，就毫不迟疑的接着部长的话说：“我们这里都爱称孙书记为孙一把，称季常委为季二把，季书记贡献大啦，东站长。”

“不敢……不敢……”季发达立即挥动双手，矢口否认，“哪里敢这么称呼，嘿嘿……”

“群众口碑么，也不是领导指示的。”宣传部副部长接着话茬，在打圆场。

东启聪听着这话，把身子转了四十五度向季发达倾斜过来：“来，我先敬……”

“别……别……站长贤弟。”季发达边说边用两手按住东启聪的双肩，用力地把他按在座位上，“大家说，东站长还用敬酒吗？”他的意思很明

白，明明看着年轻的站长喝高了，还能叫人家再喝下去吗？第一次相逢，岂能将人灌醉。

“不用……不用啦，东站长人好，酒风也好，够意思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是的……是的。通过酒风看作风，透过酒品见人品。东站长，你这朋友俺交定了，到这份儿上，还用再喝吗？”

“是么，只要感情有，喝水也是酒。来——来——来，大家开始喝茶，把酒收起来。”冉部长附和着季发达的意思，服务小姐闻声赶紧把酒瓶、酒壶、酒盅全撤了。

其实，东启聪这会儿也不想再喝下去了，他毕竟还清醒，已觉察微醺的滋味，只是碍于众人的热诚，更怕别人说自己不仗义，小家子气，也就入乡随俗，硬撑下去。眼下季发达替自己解围，冉部长又一锤定音，心中好不乐意，就顺水推舟道：“好——好，恭敬不如从命，喝茶，喝茶，只要感情有，茶也能当酒，喝。”东启聪说着，端起面前的一杯茶水，像喝酒的姿态一样喝下一口。服务小姐立即又沏了一壶新茶，为在座的各位倒进杯子，冉部长翻看一下菜谱，加点了几样小吃和两个汤。宴席是在热烈又欢乐的气氛中结束的，当东站长一行欲被宣传部长送往宾馆时，季发达突然说：

“你们看这样中不中，今晚东站长就到咱春光镇，住咱的春光山庄，明儿个好看看咱春光镇的企业和景点，也指导指导咱镇的工作，等从春光镇考察回来，再到咱固阳市来。”

“好……这样也好。”冉部长马上接着季发达的话说，“东站长，我忘告诉你，季大哥过两天要出差外地，趁他在家，先去挖挖他那里的真经。再说，如今咱固阳最好的宾馆，就是他那春光山庄，省里来的领导，都住那里，不仅环境好，风景好，房屋设施好，服务人员更好，到春光山庄，才是真的到家了。东站长，你一去就知道了，至于到咱固阳市巡视，啥时间来，咱宣传部都全程陪同服务，哈哈……东站长，你看……”

这样的安排正合东启聪心意。自接触季发达，东启聪就想与这位既是经济实体业主又是政界要员的两栖人物交朋友，这会儿听冉部长的意思，心中暗暗欢喜。于是接着部长的话说：“好……好……感谢你们给我向春光镇、向季书记学习的好机会……”

春光镇距固阳市中心二十余公里，位于青山绿水之中，风景秀丽旖旎，春光山庄建在山水中，背依小茫山，前傍固阳河。山庄建造得典雅

大气，舒适实用，凡来过山庄的人物，没有不夸奖这座建筑的。东启聪一行乘着季发达的凯迪拉克轿车来到春光镇，下榻在春光山庄。细心的季发达又为他们的行程做了具体安排，上午参观访谈，多是到镇办企业和农户家，下午休闲健身，可选择打猎垂钓之类户外活动，晚间进春光山庄练歌房，与这里的土著歌星娱乐联欢。至于一日三餐，用城里人的话说，全是绿色食品。东启聪没有想到，这么一个乡镇，能把他的巡礼活动安排得这么充实，又这么惬意。这里其实是个小小的世界，它的全名叫“春光农工商联体总公司”，季发达不仅是镇党委书记，还是农工商总公司董事长。东启聪进了春光山庄，转眼间三天光阴过去了。告别春光镇时，季发达指示手下一个小伙说：“把才提的那辆桑塔纳开来，送东站长。”转眼间，小伙开来一辆崭新的轿车。当东启聪与小曹上了汽车，季发达说：“东站长，以后这台车归你了，你要有司机，就用你的，你要是没有合适的人，小邢就跟着你跑，小邢，要服务好领导，听见了么？”季发达又特地 toward 开车的小伙强调一下。

“那怎么行？季书记。我怎么能用你的车，再说，记者站用车挺方便的。”

“咋不行，东站长，我这车多了，给你台进口原装车，怕不方便，你别嫌这车孬就中了。我知道，公车再方便，也不胜自己有台专车，专车才叫方便，嘿嘿……”

“不合适吧，这样……”

“咋不合适？车是我的，你只是使用使用，谁还能说个一二三不成！启聪站长，客气啥？小邢，开车……”

桑塔纳徐徐奔上国道，箭也似的飞驰起来……

二

自当上江北日报社驻江口市记者站站长以后，东启聪这名字渐渐被人淡化了，直至销声匿迹，而“东站长”三个字则愈来愈响亮了。直弄到许多人只认识东站长，不认识东启聪。东启聪哪里想得到，这么个本不算官的小站长，也有这么大的含金量，在江口市六县六区，尽管有回头县那种对媒体不大关注，对记者不屑一顾的人物，大多数人们，还是挺看得起这个站长的，平时出去采访，总能受到欢迎和厚爱，隔三差五，还有单位或领导邀自己光临“指导工作”，至于请吃请喝的小聚会，就更多了，如

果是逢邀必应，邀请就到的话，那样日程几乎排满了。所以，东启聪慢慢学会了有选择的赴会赴宴，也逐渐体会到无冕之王的愉悦滋味，特别有一件事，让他懂得了自己的价值。

东启聪有个同事叫西宝，西宝与自己的职务一样，在江北日报社驻西阳市记者站任站长。西阳市就是东启聪的故乡，因为他家所在的宝川县东寨乡，就归西阳市管辖。西宝本不想到西阳市任职，因为他的家在省城江口市，爱人在省城上班，儿子也在省城上学，他常抱怨说，都怨自己姓西，领导就将姓西的派到西阳市了。离开了省城，在江口市办事就不方便了，儿子到上小学时，本想进全市有名的实验小学，可是，身在江西北部边陲西阳市的记者站长，在省城这方地盘却施展不出一丁点威力，学校随便找个理由就将西宝的儿子拒之实验小学门外了，他已经为儿子上学的事跳足蹦够了，还是没有弄成。不过，西宝并不死心。他搜肠刮肚，想出了一个思路，请同事东启聪帮忙。东启聪是报社驻江口市记者站站长，心想，江口市教育局不会不给他这个站长面子。东启聪是个讲义气的人，同事有求于自己，没有拒绝之理，只能为其尽力为之。刚好，那天他应邀采访江口市教育局局长，趁采访的间歇，东站长向局长提出安排小孩进实验小学之事。令东启聪没有想到的是，局长连问其个一二都没有，就随手在便笺上写道：

“朱校长，因特殊情况请安排东站长的孩子入学，谨此。”后边写着局长的大名和落款日期。局长把便条交给东启聪时，只是说，你直接找朱校长办吧，这事不应该有问题的。

当东启聪从局长办公室走出来时，方悟出来，也许局长把西宝的儿子当成了他的儿子，所以才这样爽快。唉……管他是谁的儿子，只要进了实验小学就成。自然，孩子顺利地入学了。那天，为了保险起见，是西宝攀着东启聪一道找到朱校长的，校长一见局长的手谕，并没有多问，就让他们去办入学手续了……事后，西宝两口子特地请东启聪与他的准爱人艾思思到江口市最高档的天外天大酒店吃了燕鲍翅。席间，西宝反复地问东启聪有什么事需要他在西阳市办，直赔讲了，就是钻天拱地，他也会去办的。他还说，在江口市，自己真不中，可是，如果进了西阳这地盘，市里辖管的四县四区，他都说得上话，说罢，还歪着头注视着东启聪，问他，你信不信愚兄有这能力？他说这话，一是怕比自己年轻的东站长看不起他这个长兄，二是觉得人家帮了这么大的忙，光请吃一顿燕鲍翅，还是意思不够，应该再帮人家做点啥事，才心安理得。还没等东启聪说话，坐在男

人身边的艾思思就说，你老家不是就在那个什么宝川县的么，你看西宝兄这么有诚意，有什么事该说就说。女人说出这话，也许与这段时间她一直没去成东启聪的老家有关系。自俩人明确了恋爱关系，艾思思就多次提出要去东启聪老家看看，可是东启聪总是说，待老家的新房盖好再去。之后思思又几次催促这事，启聪方告诉她，盖房并不是难事，难的是宅基地出了问题。他就将前些年老家的宅基地纠纷告诉了思思……眼下既然有西宝这样的热心人主动请缨帮忙，何乐而不为呢，大不了事情办不成而已。也是在思思的诱导下，东启聪方将老家因宅基地造成的苦衷倒了出来，看西宝兄能不能帮办这个老大难。那是东启聪正在县城读高中时，邻里突然推倒了相隔的院墙，将他家正翻盖的房屋伸进自己家的院落，扬言道，东老三（东启聪的父亲）的宅基地有一半本属于他们家的……父亲是村里有名的胆小怕事的人，也是邻里家人多势众，又因他家闺女刚刚与村支书的儿子定了亲，就公然欺侮父亲。平时，父亲遇上不公的事，总是忍气吞声。可是，这一回不行，父亲把邻里告上法院，多亏年轻的法官锡作仁主持正义，父亲的官司打赢了。没有想到的是，赢了官司，却赢不回来宅基地，邻里侵权的房屋再也没有被父亲掀翻……也是这种缘故，使高中生东启聪萌生了一定要做官的想法，做了官有了权，不怕斗不过他们。如今，父亲早已不想再收回被侵占的宅基地了，只想让村委会再划一块新宅基地，远离使他伤心的这方是非之地，可是，对一个平头百姓，无权又无钱的弱者，划宅基地容易吗……西宝听了东启聪详细的叙说后，立马表态，这事一定帮忙，且坚决办成……

东启聪讲义气，没把同事西宝当外人，真心实意帮他的忙，方将西宝之子入学问题办妥办好。西宝也讲义气，把同事东启聪当自己人，真心实意去办他的事。如今为人办事，倘若将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再难的事也有希望办成。这个理西站长懂，所以这事自开始办，他就充当了东启聪家的亲戚。而且，一开始就找到他可能找到的最权威的人物——西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他对宣传部部长是这样说的：

“蒋部长，我西宝在咱们市当记者站长也有些时日了，你看我是不是尽心尽力为咱西阳市说话的。”西宝一副谦虚诚恳的面庞，认真地注视着蒋部长。

“那……没的说，西站长，你来以后没少为咱西阳市出力，该说的好话都说了，我们不好讲的话你也帮我们讲了，西站长，对西阳市，你是有功劳的。”

“不敢当，蒋部长。不过，虽然功劳不敢当，苦劳总是有的，是吧，蒋部长”。

“哪里，哪里，功劳当然是有的，苦劳还用说吗？”蒋部长的语气是恳切的，不像逢场作戏，同时他将一支软中华烟递给西宝，自己也抽上一支。西宝赶紧掏出打火机，将两支香烟点燃起来，说：

“这些年我向咱们市提出过啥要求，找过啥麻烦没有，蒋部长。”这句话是西宝考虑几天，才想出的“警句”。他是让部长知道，自己是个恪守规矩、严于律己的人，从不张口为自己办私事的。

“没有……没有，这一点，我最清楚。”说罢这话，蒋部长已经意识到，西站长肯定有下文要讲，“你说，西站长，有什么麻烦需要我出面协调，别客气，咱们不仅是同志，也是朋友嘛，合作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西站长。”

“蒋部长，是这么回事。我有个舅舅，就在咱们西阳市辖管的宝川县东寨乡东寨村，人特老实朴素，连大声说话都不会，更不会给朋友和领导添麻烦，十多年前，他家的宅基地硬是叫别人侵占了，后来法院判决他是赢家，可是赢家却收不回被侵占的宅基地，明明是自己的宅院，却盖上了别人家的房子。”话说到这里，蒋部长已经明白了西站长的用意，就爽朗地说：

“不就是一块宅基地吗？叫村里再划拨一块不就妥了么。”

“可是，村里要宅基地的人多，说不好解决。”

“不错，如今农村矛盾最多的问题就是宅基地争端，五花八门，啥情况都有。可是，你是西站长啊，西宝同志，问问他们那些闹宅基地的人，哪一个人的外甥是江北日报社驻咱市的站长，也就是你老舅一个人嘛。跟别人不好划宅基地，跟你老舅能不好划吗？什么叫特事特办，唉，这些干部，水平低啊，根本不懂政治。”

“不……不，蒋部长，这事我舅从来没往上反映过，我也是头一次向领导讲这事，唉，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老舅的孩儿姑娘们都长大了，要成家了，还没个像样的窝儿。”

“我打个电话，叫明辉书记去办，小事一桩，西站长。”蒋部长伸手拿起电话听筒，拨出一个电话号码：“明辉同志吗？噢，好……好，你也好吧，别忙坏了身体，劳逸结合么，噢……下个月我到你们那调研。对……另外，有个小事，你帮办一下，江北日报社驻咱市的西站长有个亲戚在咱县东寨乡，家里的宅基地被侵占了，打官司人家也赢了，可是宅基

地一直没有归还人家，我看这事的老账就别翻腾了，叫他们村重新划一块了事。”部长大概听到对方的问话，就转过头问西宝，“西站长，你舅住在哪个村，叫什么名字？”西宝说是东寨村，大名叫东老三。部长就将答案告诉了明辉书记，接下来俩人又寒暄一阵儿。当部长通完电话，对西宝说，“宅基地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明辉书记会直接布置给东寨乡党委书记的，乡书记会去具体落实这事，我刚才跟他说了，这事要派人抓紧落实，这种事，抓而不紧，村里也敢拖延下去。”

“是的……是的，蒋部长，我知道宅基地这事很麻烦，有时领导打过招呼的事，到下边也会搁浅。”西宝大概以往采访过这类故事，他知道宅基地的事非同一般，办起来特别缠手。

“是啊，凡是落实不了，甚至搁浅的事，你瞎问了，都是领导没动真格的，许多事往往失误在没有亲自抓落实上。西站长，你老舅的事，我一定叫他们办好，叫你老舅满意……”

蒋部长的话说到这种地步，西宝方觉得心里踏实了。果然，部长的话起了作用，大约过去一个月的时间，东启聪老家的宅基地解决了，而且位置和环境都十分优越。东启聪渐渐悟出了无冕之王的含意，是啊，自己在这方地盘什么官也不是，却能享用到一般人享用不到的待遇，这个“无冕之王”的帽子，戴上它，过的日子有滋有味了，也是有了这顶不是帽子的帽子以后，东启聪的视野大大扩展了，是记者的身份使他有进入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与不同层面的人物沟通接触，无论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士农工商，可谓大千世界的众生相，都曾面对面的或被自己采访，或主动上门向自己倾诉心声，或邀请自己赴宴，或企图与自己交友，等等。在反复持续的与众多人物交流、沟通、相处、跟踪之中，动脑子的东启聪悟出一种现象，这么多人物中，生活得最风光最愉悦最幸福的是做官的人，别听他们挂在嘴上的那些套话，什么压力大啊，困难多啊，累死人啊。当然，这种套话中有真实的成分，若一点压力没有，一点困难没有，一点事没有，还要做官的人干啥，至于最后那句“不想再干了”，可以断定，是假话，屁话，倘若无缘无故的摘掉一个人的官帽，他不拼死老命去讨说法，那才是怪事。东启聪对官员生活得出这种上好的结论，是他细心观察后发现的。他接触过教师，教师如不努力钻研教学，就担心自己的课教不好，被学校冷落，甚至被学生轰下台；他接触过医生，医生如不刻苦修炼，没有掌握真正的技能，上了手术台下手失误，那是人命关天啊，后果不堪设想；他接触过技术工人，就连这最底层的小人物，若不懂

机器性能，也能发生事故……其实，任何工作都是需要真才实学的，倘若缺少真功夫，别人不说什么，自己就知底气不足，有时候，自己就会主动辞去工作，不敢不懂装懂，胡混下去了。可是，官员之中，却没这种事，从没听说过哪个官员道出自己干不了这差事，倒是抱怨怀才不遇、嫌官职尚低尚小者大有人在。就是这类人物，在东启聪眼中，生活得最优越。一次，他在某个任办公室主任的朋友那里闲聊，说是朋友，因为俩人已多次交往，双方都觉得气味相投，一来二去，就成了无话不谈、没有隔阂的至交。那天，他的下属在电话里向他请示，说实木地板的价格太贵，已经超过领导告知的控制价位，是不是该换复合型地板。办公室主任回道，只管买实木地板，而且要选择那种档次高的，深咖啡色的进口地板，那种地板是领导最喜欢的。对方大概是担心地说，那种地板价位高得多，大约是领导交代的价格三倍了，买这种地板，恐怕对领导不好交代的……听了部下的担心，主任果断地指示道：“叫你买，你就买嘛，啰嗦个啥。”

对方大概是回答：“知道了，就选这种。”主任听到回答又加上一句，“知道就好，不过，发票先不开，知道吗？”

当主任放下电话，笑哈哈地对东站长说，这个大头兵，脑子就是不开窍，只能一辈子当兵了，没一点培养前途。

东启聪好奇地问，怎么个没培养前途？主任道，我们的局长都讲明了，他喜欢那种深咖啡色的印尼进口地板，他又讲明了，铺地板不能太浪费，地板价位要控制在一个数字之下，你说，这事咋办局长才满意？当然是物美价廉啦，领导要我们这些人干啥？为领导服好务最关键，别人能办成的事我们当然能办，别人办不成的事我们也能办，这才中，才有培养前途。像这个大头兵，主任说着，用右手食指往半天空指着，脑袋瓜僵硬得要死，就会认死理，根本不懂事情可以变通的道道，有些话还不能跟他讲明，这种人，只能去看个仓库什么的，用着特费劲。东启聪慢慢明白了这回事，他们的局长刚分了一套大房子，是江口市为市直机关正职领导配备的，房子到手了，就把装修任务交给办公室主任了。还有一次，东站长到另一位至交，某单位人事处长那里做客。他先到处长的办公室看看，正好有个人事处的办事员来请示处长，她告诉处长，厅长让办的那个调入的人眼下办不成，查了查还是没编制，问处长，这事是否汇报给厅长，先将这个人的事搁一搁？处长立即回示，厅长布置的事怎么能搁一搁呢？厅长吩咐调入的人，有编制当然要办，没编制当然也要办，懂吗？小红。什么事都不能只照本本讲教条，懂吗？小红。那咋办？小红反问处长。处长接着